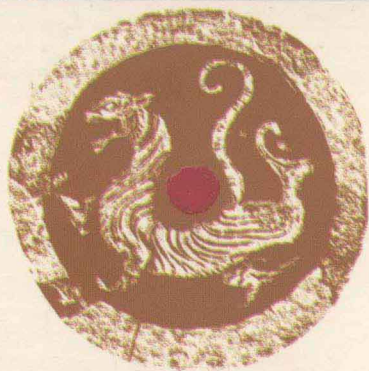


漢魏六朝 賦論集

◎ 何沛雄 著



漢魏六朝賦論集

何沛雄著



漢魏六朝賦論集

79. 04. 1056

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初版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R. O. C.

定價：新臺幣二〇〇元(平)
新臺幣二八〇元(精)

著 者 何 沛 雄
發 行 人 王 必 成

出 版 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電 話：6422629・3620137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ISBN 957-08-0248-0

• A81032

序

賦者，一家之學也。（章實齋語）班固云：「賦者，古詩之流也。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，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。」漢宣帝云：「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，小者辯麗可喜。」北齊魏收云：「會須作賦，始成大才士。」由此觀之，賦豈雕蟲小技也哉！

辭賦之盛，莫踰漢魏六朝，於時作者，風起雲湧，或見賞於君王，登龍門而增價；或延譽於豪貴，傳河朔而生輝。《漢書》所收，《文選》所錄，或體物騁詞，或緣情述志；組織朱紫，立義明雅，賦之大體，俱在其環中矣。論前者所載之辭賦，則知詩賦畫境之歷程，與乎一代大家之風貌；析後者選賦之義例，則明八代（周、秦、漢、三國、晉、宋、齊、梁）作者之升降、賦體之區分。登高望遠，由瀾觀海，蓋在斯歟。

西京辭人，相如允稱巨擘，譬孔門之用賦，可謂升堂入室矣。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，材極富，辭極麗，意極高，筆極雅，乃賦家之極軌也（王世貞、孫梅評語），烏知其設問答以成篇、假虛辭以鋪陳者，乃師自枚乘〈七發〉歟？抑〈上林〉所述之離宮別館，未及建章、承光、平樂、豫章，知此賦寫於漢武帝建築上林苑之初期矣。索隱尋微，足資研究。

東漢賦家，孟堅振采於前，平子揚輝於後。〈雨都〉豐腴，〈二京〉宏富，雖皆擬式揚、馬，相依仿效，然以史事入賦，則非張誕誇飾之作可比，尤以〈西都〉一篇，概見漢代長安之地理形勢、市內區分、四郊景物、封畿環境、宮殿苑囿、樓臺池沼、畋獵壯觀、遊娛盛況。尋舊跡、稽往事，斯文有助矣。

陳王八斗華采，思若有神，世稱繡虎，卓爾不羣，〈洛神〉、〈懷親〉，至情至性；〈感時〉、〈敘愁〉，傷心傷懷；〈玄暢〉、〈幽思〉，發高妙之奇想；〈述行〉、〈東征〉，紀旅途之時艱；〈愁霖〉、〈喜霽〉，寫節候之情景；〈鸚鵡〉、〈神龜〉，繪禽甲之殊態。登高之作，符采相勝，現存賦製，五十九篇，逐一考索，庶幾尚友古人。

陸機文藻宏麗，猶排沙簡金，往往見寶；又若玄圃積玉，無非夜光。論者以為：自魏至隋、唐，曹植、陸機為文士之冠冕。今考其現存賦篇，欲使陳王、士衡之作，同見賞於後生也。

江淹筆具五色，舉世無雙。〈別〉、〈恨〉二賦，傳誦千古，蓋寫盡「黯然銷魂」之情、「飲恨吞聲」之感者也。析而論之，知搖心動性之事，古今亦有同焉。

西京辭賦，語多單行；東漢以後，漸趨整鍊；齊梁而降，益事妍華；古賦一變而為駢賦。六朝駢賦，聲調優美，音節諧和，尤以屬對密切見長，擷例而論之，殆知後世文章之對句，其形式皆備於六朝駢賦矣。

今日賦學衰微，我國文史學者，直視之為朽木枯骨，惟外國漢學家，間有致力於斯文者，若華滋生 (Burton Watson)、康達維 (David Knechtges)、葛克咸 (William T. Graham) 等，乃其大學者。譯文清暢可讀，論述亦有新見，評介其書，附於篇末，非謂求禮於野，蓋知千慮必有一得也。

本書收錄論文凡九，排列以時代先後為序，皆嘗刊載於海內外學報者；既屬一時之作，故文體不一，長短有異，敬希讀者垂鑒。至於疏舛淺陋，在所不免，苟有博雅君子，賜予指謬，匡我不逮，則幸如之何也！

戊辰年冬何沛雄識

目次

序		(一)
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與〈七發〉的關係		一
〈上林賦〉作於建元初年考		一五
班固〈西都賦〉與漢代長安		二七
略論《漢書》所載錄的辭賦		五三
現存曹植賦考		八三
現存陸機賦考		一一五
《文選》選賦義例論略		一四一

江淹〈別賦〉、〈恨賦〉論析·····	一五九
六朝駢賦對句形式初探·····	一七九
附錄：西方漢學家漢魏六朝賦譯著評介	
華滋生《漢魏六朝賦選》評介·····	二〇三
康達維《揚雄賦研究》評介·····	二一一
葛克咸《英譯庾信哀江南賦》評介·····	二一七

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與〈七發〉的關係

一

漢賦的形成初期，深受《楚辭》的影響，故有「騷賦」之稱；到了司馬相如的出現，以其「神化之筆」（揚雄語），寫出「材極富、辭極麗」（王世貞語）的作品，漢賦才完全脫離《楚辭》的風格而獨立，鑄造出自己的形貌。司馬相如的賦篇，最膾炙古今人口的，無疑是〈子虛賦〉和〈上林賦〉了^①。

① 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賦，最早見於《史記·司馬相如傳》，《漢書》本傳和蕭統《文選》俱載此賦。由於《史記》和《漢書》沒有清楚標出賦題，更沒有跟《文選》一樣，分作兩篇，結果引起了不少存疑和討論。按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只記司馬相如作〈子虛賦〉和奏〈天子游獵賦〉，沒有提到〈上林賦〉，所載賦文，由首至尾，視作整篇。蕭統《文

漢初的賦家，賈誼允稱巨擘。張溥《賈長沙題辭》，稱他爲兩漢騷賦作家之首^②；論者也多認爲司馬相如的賦，繼承了賈誼的軌式，推衍成派^③，而當代學者劉開揚先生，更拿《鵬鳥賦》與《子虛賦》、《上林賦》作一比較，說明司馬相如作賦，源出屈、宋，近師賈誼^④。

②《子虛賦》與《上林賦》的分合問題。逯《把它分作兩篇，另加〈上林賦〉一名，由是受到一些學者的非議。竊以爲〈子虛〉言諸侯事，〈上林〉言天子事，各有重點，合則爲一，分則爲二，猶班固《兩都賦》，可分爲《西都》、《東都》二篇；左思《三都賦》，可分爲《蜀都》、《吳都》、《魏都》三篇。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既然清楚記載司馬相如作「天子游獵賦」，我們不妨把它視作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的總名。關於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的分合和正名問題。詳見本書《上林賦作於建元初年考》第二節「〈子虛賦〉與〈上林賦〉的分合問題」。

③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·賈長沙集題辭》：「騷賦辭清而理哀，其宋玉、景差之徒乎！西京文字，莫大乎是，非賈生其誰哉！」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六〇年版），頁一。

④揚雄《法言·吾子篇》說：「孔氏之門用賦也，則賈誼升堂，相如入室矣。」以賈、馬一脈相承。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·詩賦略》，分賦爲四家：屈原以下二十家爲一類，陸賈以下二十一家爲一類，孫卿以下二十五家爲一類，客主賦以下十二家爲一類。宋玉、賈誼、司馬相如，皆在屈賦之屬。劉熙載《藝概·賦概》說：「屈子之賦，賈生得其質，相如得其文。」謂賈誼、相如賦，皆源自屈子。張惠言《七十家賦鈔敘目》說：「謫而不餒，畫而不餒，肆而不衍，比物而不醜；其志潔，其物芳，其道香冥而無常，此屈平之爲也。及其徒宋玉、景差爲之，其質也華然，其文也縱而後反。……其趣不雨，其於物無強，若枝葉之附其根本，則賈誼之爲也，其原出於屈平。……猶有樞，執有蘆，頡滑而不可居，開宦宮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，苒苒而神明爲之靈，則司馬相如之爲也，其原出於宋玉。」張氏以屈、宋、賈、馬一脈相承。近人陳去病《辭賦學綱要》、陳鍾凡《中國韻文通論》、日人中島千秋《賦の成立と展開》等書，都持相同的意見。

④見《文學遺產》增刊第十期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六二年版），頁四一—五一。

不過，賈誼的〈鵬鳥賦〉，開始擺脫騷體的風格，建立了漢賦的雛型，在漢賦的發展史上，佔有重要的地位；但我以為，把它和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比較，則似有未妥之處，因為它的主題、結構、修辭和風格，與後二者截然不同：第一，〈鵬鳥〉本諸道家思想，是個人情感的抒洩；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本諸儒家思想，是勸上節儉的諷諫^⑤。第二，〈鵬鳥〉的問答體，是作者與鵬鳥的對話，「隱約」可見；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的問答體，是「顯明」的虛構人物（子虛先生、烏有先生、亡是公）的對話。第三，〈鵬鳥〉多用四言，句中夾有兮字；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雜用三、四、六、七字句，全篇無一「兮」字。第四，〈鵬鳥〉短篇，題材專一——「致辨於情理」；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鉅製，內容廣博——「繁類以成艷」^⑥。第五，〈鵬鳥〉和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的風格不同：前者「湛思逸慮，詞清理哀」；後者「局勢開張，詞藻瑰麗」^⑦。因此，比較〈鵬鳥〉和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以證明司馬相如的賦，襲自賈誼，是很不確當的。

⑤ 《西京雜記》：「賈誼在長沙，鵬鳥集其承塵。長沙俗以鵬鳥至人家，主人死。誼作〈鵬鳥賦〉，齊生死，等榮辱。」（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本，頁一八）。何焯，《義門讀書記》：「此賦皆本道家之旨，多用老、莊緒論。」（《四庫全書珍本二集》卷四十五），頁二九。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有諷諫之旨，請看下文。

⑥ 劉勰，《文心雕龍·詮賦篇》：「賈誼〈鵬鳥〉，致辨於情理；相如〈上林〉，繁類以成艷。」（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六〇年版），頁一三五。

⑦ 王芭孫，《讀賦卮言》：「賈傳以下，湛思渺慮，具有屈心。」（見《賦話六種》香港：三聯書店，一九八二年版，頁一）孫月峰評《文選》：「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，其局開張，其詞瑰麗，賦家之極軌也。」（香港：廣智書局〔不註年份〕版），頁一五二。

司馬相如的賦，大別可分爲兩類：一是述志攄情，如〈哀二世賦〉、〈長門賦〉等；一是體物騁詞，如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等。兩者風格不同，讀者一看便知，毋用贅述。攄情的賦，源於屈、賈的「主觀言志」一派發展，繼承了《楚辭》騷體的風格；騁詞的賦，循著枚（乘）、鄒（陽）的「客觀狀物」道路開拓，創造了漢賦的獨特形式和體制；而司馬相如賦的最高成就，卽在這方面。本文試就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與〈七發〉的關係，作一詳細分析、比較，藉以證明司馬相如賦，有直接挹取自枚乘的。

二

在討論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和〈七發〉的關係之前，讓我們先看看枚乘和司馬相如的關係。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說：

相如以贊為郎，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，非其好也。會景帝不好辭賦。是時，梁孝王來朝，從游說之士，齊人鄒陽、淮陰枚乘、莊忌夫子之徒。相如見而說（悅）之。因病免，客游梁，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，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，乃著〈子虛〉之賦。

相如遇著這班文士，「見而悅之」，尋且到了梁國，跟他們交游，可見其內心對他們的仰慕。那時，相如絕無文名，反而枚乘、鄒陽、韓安國等，早邀時譽。《西京雜記》說：

梁孝王遊於忘憂館，集諸士，各使為賦。枚乘為〈柳賦〉，路喬如為〈鶴賦〉，公孫詭為〈文鹿賦〉，鄒陽為〈酒賦〉，公孫乘為〈月賦〉，羊勝為〈屏風賦〉，韓安國作

〈几賦〉不成，鄒陽代作。鄒陽、韓安國、酒三升，枚乘、路喬如等絹每人五匹。

可知當時梁孝王聚集了一班傑出文士；他們咳唾成文，吐談為章。司馬相如在這環境生活，定然受到感染，更何況他自言愛好辭賦呢！相信他真正寫賦的時候，當從游梁時期開始。

梁孝王的文學之士，當然以枚乘為最傑出。《漢書·枚乘傳》說：

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，乘久為大國上賓，與英傑並游，得其所好，不樂郡吏，以病去官，復游梁，梁客皆喜屬辭賦，乘尤高。梁孝王薨，乘歸淮陰，武帝自為太子，聞乘名；及即位，乘年老，適以安車蒲輪徵乘。

武帝也賞識枚乘，遑論「見而悅之」的司馬相如了。所以，司馬相如在梁作〈子虛賦〉和不久繼作〈上林賦〉，大抵是受枚乘影響的。

三

現在從主題、結構、修辭三方面，證明〈七發〉和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的密切關係，同時也證明司馬相如作這兩篇賦時，摹取自枚乘者很多。

〔甲〕從主題方面來說，它們都有諷諫之義^⑧。劉勰《文心雕龍·雜文篇》說：枚乘搗艷，首製《七發》，腴辭雲構，夸麗風駭。蓋七竅所發，發乎嗜欲，始邪末正，所以戒膏粱之子也。

六臣注《文選》則說：「乘事梁孝王，恐梁王反，故作《七發》以諫之。」此說前人多疑其非。北宋以來的學者，多以此篇是諷諫吳王濞謀反的。清代梁章鉅《文選旁證》引朱綬說：「《七發》之作，疑在吳王濞時。揚州本楚境，故曰楚太子也。若梁孝王，豈能觀濞曲江哉？」枚乘作《七發》以諫吳王，於史無徵，姑備一說而已。細觀全文，劉勰所說近是。

《子虛》、《上林》具有諷諫之義，是十分明顯的。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說：相如以子虛虛言也，為楚稱；烏有先生者，烏有此事也，為齊難；無是公者，無是人也，明天子之義；故空籍三人為辭，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。其卒章歸之於節儉，因以諷諫。

最可注意的，是枚乘、司馬相如的諷諫手法相似。在一連串的鋪綺橫錦般描寫後，《七發》裏的楚太子，一聽到聖人、辯士之言，立即「認然汗出，霍然病已。」《上林》裏的天子，在酒酣享樂的時候，突然「芒然而思，似若有亡曰：嗟乎！此太奢侈，……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。」

⑧ 關於漢賦的諷諫問題，請參考羅振譯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第二篇第三章《對於辭賦及辭賦作家的評論》（上海：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五七年版），頁九〇～一〇八。

二者都把文中主角，自我醒覺而歸於正道。就文而論，〈七發〉的諷諫較明顯，好像說道：耽緬各種享樂是難醫的大病，只有聖人辨士的要言妙道，才是唯一的去病良方。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描寫天子自己覺悟，立即解酒罷獵，推行德政^⑨。可謂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；外揚內諷，并言正道，深得譎諫之旨。

(乙) 從結構方面來說，它們有五點是相同的：

一、體用問答——〈七發〉借楚太子與吳客的一問一答，把七種樂事聯貫一起；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藉子虛先生、烏有先生、無是公三人的對話，描述諸侯、天子的苑囿、畋獵、遊娛的華麗和壯觀。

二、賦備小引——〈七發〉、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的開端，都不是賦的正文，只是全篇的引子。〈七發〉首先述說：楚國太子有疾，吳客前往問候，並道出他的病況，無藥石刺灸可治，必待要言妙道才可解救，由是引起了下文七件事。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起自楚國使臣子虛到聘齊國，齊王悉發車騎，與之共獵；畋罷，子虛過妊，遇著烏有先生和無是公。他們的談話，構成整篇的賦文。

⑨ 〈上林賦〉描寫天子解酒罷獵，而命有司曰：「地可墾闢，悉為農郊，以贍萌隸；墾墾墾墾，使山澤之人得至焉。實墾池而勿禁，虛宮館而勿仞。發倉庾以救貧窮，補不足，恤鰥寡，存孤獨。出德號，省刑罰，改制度，易服色，革正朔，與天下為更始。」

三、假設人物——〈七發〉裏的楚太子和吳客，都是假設人物，出自枚乘的憑空構想；同樣，子虛使者、烏有先生、無是公也是假設人物，了無其事，亦無其人。作者運用巧妙的形象性描寫，加強了故事、人物的真實性。這是文學創作上的成功。

四、排舉鋪陳——這裏我所說的「排舉」，是排比、列舉的意思。〈七發〉和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的鋪陳描摹手法，至少有兩點類似：

第一，按上下四方依次描寫。例如〈七發〉寫「龍門之桐」一節：

龍門之桐，高百尺而無枝；中鬱結之輪菌，根扶疏以分離。上有千仞之峯，下臨百丈之谿；湍流遡波，又澹淡之。其根半死半生。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蔽也，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。朝則鸛黃、鵠鳴鳴焉，暮則羈雌、迷鳥宿焉。獨鵲晨號乎其下，鸚鵡哀鳴翔乎其下。

〈子虛〉寫「雲夢」一節：

雲夢者，方九百里，其中有山焉，……其東則有蕙圃……其南有平原廣澤，……其高燥則生葳蕤苞荔，……其埤濕則生藏良葳葳，……其西則有湧泉清池，……其中則有神龜蛟鼉，……其北則有陰林，……其上則有鷓鴣、孔鸞，……其下則有白虎玄豹、蝮蛇羆豸。

這種多方面的敘述、描寫手法，大抵源於《楚辭·招魂》；不過，枚乘〈七發〉，嶄然追新，而相如〈子虛〉，則更見突出了。

第二，採用臚列枚舉方式。試看〈七發〉裏的「飲食滋味之腴」一節：

熊蹯之臠，勺藥之醬，薄者之炙，鮮鯉之膾，秋黃之蘇，白露之茹；蘭英之酒，酌以滌口；山梁之餐，麋豹之胎。

和〈上林〉「天子置酒張樂」一節相似：

置酒乎顓天之臺，張樂乎膠葛之寓，撞千石之鐘，立萬石之虞，建翠華之旗，樹靈鼉之鼓。

一連串的排句，營造「豐盛」的形貌。

五、善用架構——〈七發〉和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，同樣段段承疊，利用「轉折連詞」(Connectives) (見下文) 扣鎖全文，再用問答，聯繫全篇，〈七發〉除「引文」外，共分七段，每段各有主題，可以獨立成篇；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，合則爲一，分則爲二，每篇有若干段落，每段亦各有主題^⑩。最值得我們注意的，無論〈七發〉或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，就算刪去一節或兩節，也不會「折散」整篇結構的。

(丙) 從修辭方面來說，〈七發〉和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共有五點相同：

一、復用「轉折連詞」——讀狀物的漢賦，會看到很多「於是」、「若乃」、「且夫」、

^⑩ 請參考《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六二年版)，頁六～六六。